

■奉人纪事

袁仁康：奉化气动元件播种人

□王开甲 单忠国 宋共娣

袁仁康今年75岁,棠云汪家村人。上世纪70年代初,是他在奉化这个广袤的土地上,播下了制造气动元件的第一颗种子。

袁仁康仅读过半年初中,辍学后曾在宁波拖拉机厂打过工。1962年,下放到棠云汪二村落户。1964年,被安排在棠云竹器五金社做工。1969年,上海知青汪云霞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袁仁康所在的汪二村插队落户。汪云霞喜好打篮球,爱与人交往,很快与袁仁康交上了朋友。一次,袁仁康在同汪云霞交谈中,问到他能否从上海弄几个产品到里山来加工,你也可以一道入厂做工。不久,汪云霞果然从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弄来了一只苏式电磁阀(俗称气动元件)交给袁仁康。袁仁康对这个“洋玩意儿”爱不释手,立即拿到厂里向社主任汪海章和五金车间主任袁义伦汇报。捏惯了劈篾刀的厂领导,听

了袁仁康汇报后,连连发问:“这东西派什么用场,产品销路怎样?”这时,袁仁康心里也着实感到迷惘。

于是,袁仁康与汪云霞第二天就赶去了上海。袁仁康是头次去上海,只见那里满眼高楼大厦,马路上车水马龙,黄浦江汽笛长鸣,他首次领略到大都市的繁华。虽然心里有点胆怯,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闯进了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大门。厂党支部书记兼铸工车间主任徐洪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徐洪祥听了他俩来意后,爽朗地回答说:“如果,你们真的生产出了这个产品,我们厂可为你们全部包销。”陪同徐洪祥的一位厂工程师徐通文补充说:“乡头回去做做看。做出来了,不仅我厂需要,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大厂都是需要的。”袁仁康听了他俩的一席话后,喜出望外,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了地。回到棠云后,袁仁康凭着自

己的手艺,摸索着动起手来。苏式电磁阀主要配件有阀体、阀板和阀座三部件组成,阀座又称电磁头和先导头为其中的核心部件。该部件因其结构复杂和精密度高,尽管他施展出十八般武艺,但仍无法照实样复制,袁仁康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去,再去上海!厂党支部书记徐洪祥与工程师徐通文再次接待了他俩,见他们那样真诚、执着,就同意送给他们一套资料和图纸。

但是,棠云竹器五金社不仅设备简陋,一无铣床,二无刨床,只有一台老掉牙的618车床,又没有一个人识图的人员,困难重重。看着结构复杂的图纸,袁仁康再一次发呆。他突然想起,是不是可以找溪口区手工业联社办事处想想办法呢?于是,他急忙赶到溪口区手工业联社。时任区手工业联社主任马庆荣,听了袁仁康汇报后,马上找来溪口农机修造社主任周孝福商量。周孝

福同意腾出一个车间,借助社里的现有设备和技术力量,供他们“借窝下蛋”。所需材料、人员及资金,由棠云竹器五金社承担。

在溪口农机修造社技术力量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日日夜夜攻坚克难。1971年上半年,第一件试制产品“仿苏式二位四通电磁阀”终于出炉,经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测试鉴定,认定完全合格。同年下半年,该产品在溪口农机修造社投入了小批量生产。后来,在奉化水泵厂专门设立了气动元件制造车间。1979年,奉化气动元件厂亮相挂牌。1987年,奉化气动元件厂与奉化汽车水泵厂分离,成立宁波奉灵气动成套有限公司,袁仁康随团队踏上了专业化生产的征途。

至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奉化气动工业的发祥地溪口,气动元件企业林立,并涌现出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上等级的规模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气动元件之乡。

■生活七彩

女人五十也如花

□盛常国

傍晚5点半,还不见妻子下班回家,眼瞅着辛苦做好的几盘热气腾腾的菜渐渐变凉,那个心急呀。平时她一般5点多几分准时到家,那么出了什么事呢?我拨打了她的手机,手机那头传来电吹风似的和几个女人的嘈杂声。妻子那洪亮的声音也飘过来:“下午2点下班了,在菜场理发店里染发,还要半小时才回来。”我一听有些纳闷起来,因为快30年了,妻子从没去染发,她一直穿着朴素,打扮随意。

理发店不远,离家不足500米,我关上门,急急忙忙赶了过去。在店内果然见女理发师给妻子的头发吹风,那已染成桔黄色的头发在电吹风的作用下疯狂般地飞舞着,妻子那圆圆的脸颊也一片通红,如晨曦的云彩。不一会,妻子离开了座椅,说没带钱,要我付上15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最懂我内心世界的妻子笑着说,本来最起码要170元哩!我心想已染发了,价格再高也是要付的。可不料,理发店老板说不用付钱。我怀疑自己的听力是否存在问题了。老板说对我妻子这个染发效果很理想,目的是让妻子在服装厂里的众多同龄人面前做活广告,希望有更多女人慕名而来。但我想可不能让她们做上一笔亏本的染发生意。晚饭后,我带上参加一次征文获得的5张百元话费充值卡的其中一张给他们,请他们务必收下。他们也深知我的固执,只好收下。

晚上,妻子站在家里雪亮的节能灯下,刚染色的头发在飘逸着,特别耀眼夺目,穿上新做的连衣裙,学着电脑里播放的第五套佳木斯快乐舞步健美操,那悦耳的音乐,优美的舞步,让我怀疑面前是否是自己朝暮相处快30年的快奔50的妻子?

妻子爱赶时尚了,这是我今年以来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奇特感觉。就说那

佳木斯舞吧,本来是跟着一大群同龄人在村晒谷场上跳的,她曾多次叫我去看她跳广场舞,我没去,说实话我内心不那么支持她。没多少日子,因附近居民反对,晒谷场不能跳了。妻子要我到电脑上播放广场舞,一向唯命是从的我,好不容易搜索出广场舞,这一下可把她乐到家了,有时还叫上几个要好的女人一起在家里跳,把本很挤的住房拥挤得水泄不通。妻子是个胖妞,说跳舞是减肥健身,叫我想别歪了。我无言以对。她有时也拉我一起跳,可我是个超级瘦男人,我笑着说这样减肥下去连骨头也要没的。

妻子在夏季做的时尚衣裙有十几条,几乎天天轮换着穿,光彩四射。当然并不是妻子乱花钱,她的节俭在村里出了名的。而是因为妻子心灵手巧,在服装厂工作多年,能做多种款式的衣衫裙。于是一些同龄人买了些布料,要求妻子在空余时做,而且讲明在先,其中一块布料是送给妻子作为工钱的。其实这些人也是聪明绝顶的,因为一件连衣裙的材料费不到30元,如果到缝纫店铺去做,那工钱最起码要七八十元。妻子为人忠厚,并不计较这些,就这样别人要她做的越多,她也穿着越多。

上半年电信公司下村来开展送手机话费活动,妻子扔掉了原来那部老出毛病的旧式手机,花200元钱领了部宽屏的智能机。这玩意儿并不好使唤的,可几天后,妻子已经在玩微信了,与很多微友交流思想。有时候还把朋友圈好看有趣事给我看。我第一次意识到妻子智商不低,想起几年前自己学电脑的熊样,文章起草修改存档粘贴贴寄发电子邮箱,QQ聊天游戏还有微博等等,可把我折腾坏了。

常说姑娘十八一朵花,但如果对生活充满快乐和信心,女人五十也如花。看到五十如花的妻子,我正幸福着呢。

■历史钩沉

票证见证时代变迁

□舒志芳

每每翻看藏书资料的老木箱,总会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用完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票证,当孩子们奇怪地发问“要这些干什么”时,我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别小看这些票证,40多年前,吃、穿、用,样样离不开它。”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每逢周末或月末,大桥沙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就会上演这样一幕:粮站前排起“长龙”,大人们揣着购粮证、粮票、钞票,拎着米袋,专心致志地看过秤杆的准星,小心翼翼地扎紧、背起口粮米袋,去给一家老小充饥填肚。

计划经济年代,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奉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糖票、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许多生活必需品需持“人民币+票证”共同使用,才能买到。那个年代的当家人成天精心管理着各种各样的票证,谁家要是把票证丢失了,就意味着当月或当季买不了该类生活必需品,也就难以维持日常生活。这种凭票购物方式在当今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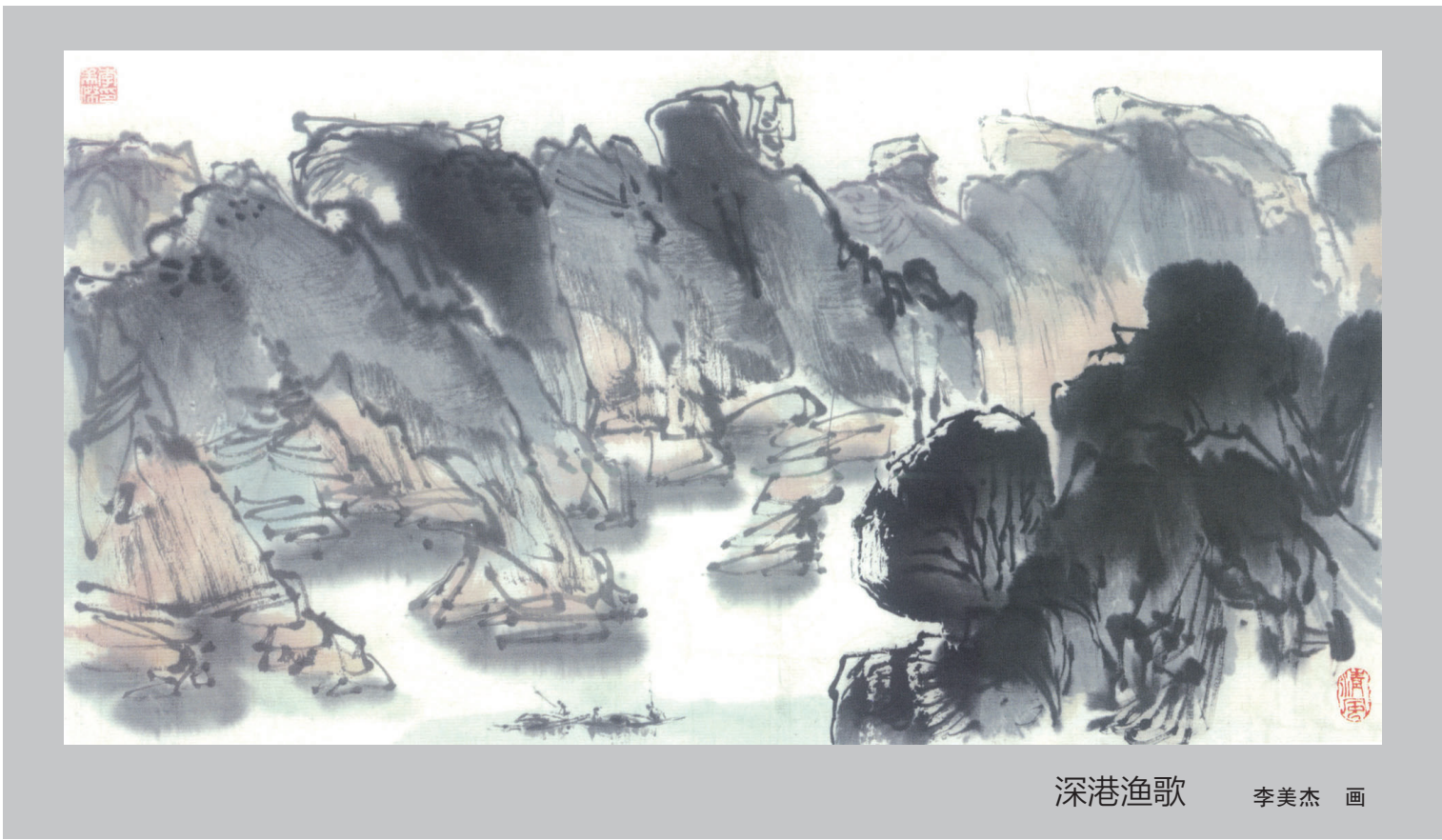
我在孩提时代使用过的许多票证中要数粮票最珍贵。粮票是自身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我清楚地记得,粮票有“定额粮票”“周转粮票”和“流动粮票”之分。“流动粮票”中又有“全国粮票”“浙江粮票”和“本地粮票”之分。大人如果去外省出差,需单位打证明后方可到粮站调“全国粮票”,去省内外县出差,到单位打证明后调换“浙江粮票”。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跨地区打工、读书或出差,就要到当地粮食管理部门打“搭伙证”。那时“全国粮票”最吃香,其次是“浙江粮票”,“搭伙证”最低廉。流动粮票又分10市斤、5市斤、3市斤、2市斤、1市斤、半市斤(5市两)、2市两、1市两,还有半市两的。那时父母们把粮票看得比钱还重要,因为不仅是粮食,购买粮食制品也须用到粮票。比如买一根油条要3分钱半两粮票,买一个包子要5分钱1两粮

票。在被人们称为“饿得慌”的那几年,城镇居民按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加之油气少、底子亏,一般每户人家吃不到20天就会断粮。稍有钱的人家就买议价粮、黑市粮或其他杂粮。多数家庭则用番薯、土豆、草子麦果及糠拌当饭,更困难的还得上山挖树根、野菜充饥。由于经常挨饿,加之营养不良,当时城乡居民中浮肿病的人特别多。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里居民定量依然根据性别、年龄、工种而定,一般男性成年人每月定量32斤。

人们生活的日用品票证按户口、人头发放,城镇居民多一点,农民供应数要比居民少。居民除发生活票证外,还发“购货券”,用于买一些布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我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约需20张“购货券”,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约需50张“购货券”。1974年我结婚时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只三五牌台钟和一架红牌收音机,还是我托人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队“抢购”的。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3年,随着最后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奉化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那些曾经是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票证也因此成了历史的记忆。

方寸票证,见证了时代变迁。改革开放让人们远离商品短缺,摆脱各种票证的束缚。如今,奉化市场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网购更是发达,购物变得轻松、便捷,甚至成为一种享受。当然,那些与我同龄的人和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不仅对那段旧时光的记忆刻骨铭心,而且也充分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短缺时期实行票证制度对稳定市场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的繁荣和经济体制的转变,它的淡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深港渔歌 李美杰 画

■岁月风铃

男人的更年期

□蔡丛

女人有更年期,男人也有更年期。年轻时要闯,中年要养,老年要放。更年期进入“养”的老尾,“放”的开端,知道生命不再是“自以为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更年期,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外人终究是外人,不要热脸贴冷屁股,重外不重内。有些朋友,无利可图或理念不合就渐行渐远;在校任教,有些学生也只是来经历一个过程,毕

业后就消失无踪,不再联络。

更年期,是繁华落尽见真淳。再多群莺乱飞,终究不乱心;美感经验,瞬间不见,都是曾经逝水。等到办丧事时,陪你南来北往困顿奔波的,只有“内人”;等到住院时,无视你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就是最牢靠的“老伴”;当你站立风雨中,替你撑伞、遮风、挡雨的,就是不离不弃的“爱妻”。掏心掏肺,首要掏给“真淳”,真真正正存在身边的一个人。

更年期,是迷途其未远,觉今

是而昨非。和外人物然争吵,已属无聊,和自家人针锋相对,更属不智。到头来,都是让整个家笼罩在情绪的黑雾中,留下双输的错误。吵赢了又怎样?“少”一个“口”,不就“吵”不起来了吗?只要放下薄薄的“自尊”,就不会带上后悔的沉重枷锁。

更年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知道遇山水转,遇石水转,遇岸水转;转念不自戕,转念不一样。

更年期,不是跟家人分歧,深

知歧路亡羊,转念启安祥,转念迎阳光。

更年期,是莫道桑榆晚,彩霞尚满天。更年,不是更老,而是更新;重燃生命之火,重新追爱;爱老伴、爱老狗,拥抱着平平安安的浪漫,珍惜简简单单的温暖;没有忧郁,只有爱语;没有沉默,只有幽默;没有更疏远,只有手牵得更紧,两人走得更黏。

家人、老伴、毛小孩,是一辈子的“佳人”,频添脚脚我我的“佳话”,家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我的故事

留史后世编镇志

□裘英敦

修缮宗谱,仅仅是整理、记录、编排一个宗族的繁衍发展的亲缘史。而编纂镇志则是全方位地谱写一个乡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一本百科全书。“温故能知新,知新能励志”,所以编纂镇志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

去年,溪口镇经过10年的努力,编纂成功一部有135万字的《溪口镇志》,可喜可贺!已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是溪口镇的一个完美缩影,是一部可读、可信、可鉴的高质量地方读物。

裘村镇党委和政府也很重视这一工作,决定编纂一部《裘村镇

志》,而且指定一位镇领导负责。我有幸成了一名编纂人员,编纂人员暂定为5人,除了我以外,还有陈大甫、陈宗曙和阎武良,另外聘请了一位女性打字员。

4个老同志志同道合,团队氛围和谐融洽,我们的原则是:努力、认真、仔细、负责,争取在3年内向镇党委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向全镇人民献上一份真诚的爱心。

编纂团队的组建,曾经出现过变动。我们4位编纂人员均已年过古稀。陈大甫左眼视力低下,多次婉辞,陈宗曙得年事已高,恐难胜任,也曾提出辞职。倒是我信心十足,于是凭着

与他俩老同学和老朋友的关系,上门充当说客,希望他们老有所为,能顾全大局。最后,两位或碍于面子,或觉得应该发挥余热,都轻装上阵,放下包袱,高兴地上班了,而且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令人敬佩。

编纂镇志确实难度很大,有艰辛、有压力,资料得搜集,数据得准确,人物应真实。但我觉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抱着虚心、诚恳、认真的态度,多走访、多查阅、多取经,也许白纸也会描绘出绚丽的图案!

镇领导的关心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和鼓舞。在镇政府房子条件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旧为“镇志